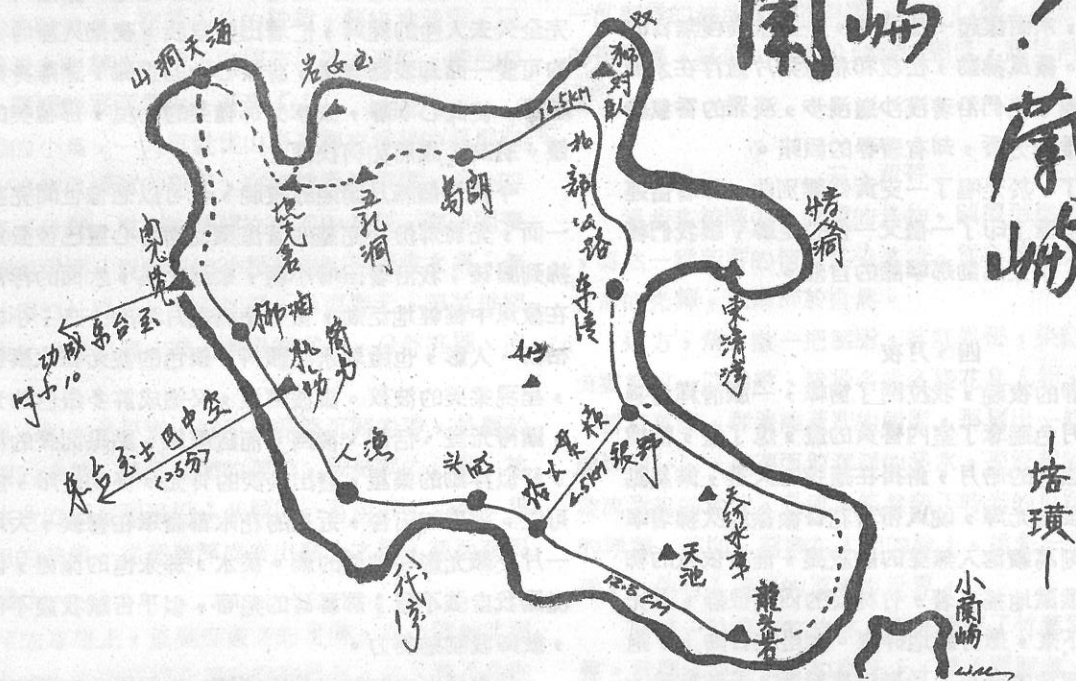


蘭嶼！蘭嶼



引言

蘭嶼島呀！ 蘭嶼島 蘭嶼島上風光好
 青山悠悠流水長流 碧海澄清一望無際
 海邊看日出 夕照紅頭嶼 水邊碧綠雅美房
 雅美姑娘美麗呀！ 美麗

我愛蘭嶼！ 我愛蘭嶼！ 蘭嶼島上風光好

蘭嶼是位於台灣東南海面的離島，原名「紅頭嶼」，因盛產蘭花（蝴蝶蘭）聞名國際，於卅五年改名蘭嶼。為台東縣屬的山地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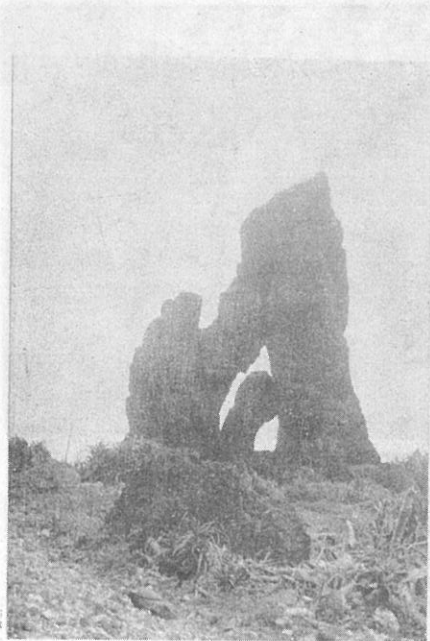
島上居民為世界上唯一的雅美民族，散居在紅頭、漁人、椰油、朗島、東清、野銀六大部落生活。性溫和，好疏惰，始終保留著原始民族的氣息，甚少進步。由於男多於女，形成了女權特高的半母權社會。

雅美山胞種植水芋、地瓜做為主食，間輔以魚類。魚又分黑色魚—老人食魚、灰綠色魚—男人食魚，最好的是紅白色的女人食魚；男女均不嗜酒，唯對檳榔、香煙特為嗜求，忌食雞蛋、鰻魚、青蛙，少有菜蔬、瓜果，故多瘦小，營養不佳，發育不好。

男人整年裸體，僅用布質丁字帶纏紮下體，週祭典時（開墾祭、飛魚祭、陶器祭）方穿上自織之野蕨戰冑，以示威武；婦女用粗麻圍乳部及下體，年輕一代則均已著衣。雅美房可分地上的涼亭（熱天乘涼休息用）

半地下的茅屋及地下的土屋（冬天擋海風以禦寒），住屋簡陋，近似穴居，衛生設備很差，只一所衛生所；死亡率以自樹上摔死為最高；疾病則數恙蟲病（與金門恙蟲病相類似）最多，偶有流行病。據調查雅美山胞均患有遺傳性的紅、綠色盲。

除了年青一代外，雅美山胞根本沒有錢幣及儲存食糧的觀念：到現在尚無以貝殼交易物品的經濟活動；一個中年山胞，大清早帶著三、五個山芋或地瓜出門，到黃昏回來，也只伐了一束的木材；婦女和小孩則在附近挖芋頭、拾地瓜，夠上一天吃的，就算了。等到魚季來臨時，男人就集結出海打魚。這支可能自印度尼西亞「巴丹島」移來的民族，老一輩的都說雅美語（屬南島語族的「巴丹」方言），中年人部份說日語，廿五歲以下青年多說國語。政府在此設有紅頭、東清、椰油、朗島四所國小及一所國中（蘭嶼國中在椰油）。老雅美崇拜鬼神，迷信特深；年輕一輩的婚姻則更屬有趣，以往都是幼時由雙親決定，今則自由戀愛，經由婚姻四步曲：試婚、訂婚、結婚、迫婚方結為夫婦。瑪瑙乃男方的聘禮，婚後的離異，女方須退還男方。人死後認為是魔鬼作祟，由親友將死者抬至墳地，并穿上甲冑提矛、刀與鬼魅行作戰儀式後埋葬，社內家家戶戶門前撒以草木灰，以避魔鬼。以往都將死人埋於自家地下，今已多方開導。遇生雙胞胎時，則認為其中一個是魔鬼，必將之自崖上摔死。



玉女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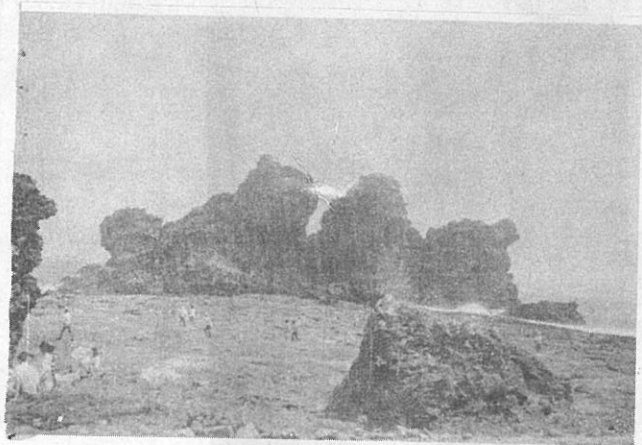
本島雨季很長，僅次於基隆，狂風的肆虐實為農產不毛的主因，山坡無稜線，遠望如綿羊之背。欲償此地之觀光，則可自台東成功（新港）搭船前來，經四小時的漂泊而到開元港，費用約45元，另一途徑則可乘不定期（每天約3、4班次）的空中巴士，僅有四人座，只須25分鐘即可到達椰油的小型機場，費用300元。

近年來，由於政府的極力開發，現闢有農場，放牧牛羊，永興的天河水庫、開元港的小型發電機並擁有全島唯一的彩色電視機，這些文明的產物，正催促著蘭嶼早日成為美麗的海上樂園。

一、紅頭嶼的晨昏

在海上漂呀漂 漂到了神秘的蘭嶼島
那兒是多麼地奇妙 多麼地令人神往
就好像是天堂
雅美船是特別的呀！美麗的景色到處在
有高高的青山 也有佈滿著漆黑礁石的大海
它將帶給我無限的愛

黎明的曙光結束了一夜的漂泊，我踏上了八代灣的沙灘，是懷著何樣狂喜，擁著何樣興奮；打從小島出現眼前的剎那，我忘却了巴士灣流所激起的困頓與難堪。佇身沙灘，我欲回首遠望，見不到的是多雨的故鄉，極目以視，又尋不著我來自的地方。孤寂無所訴的心緒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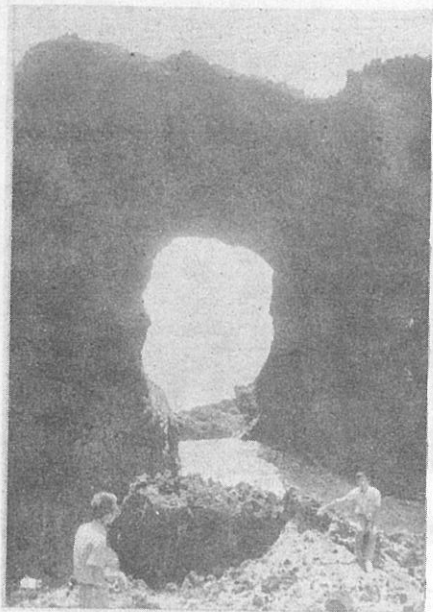
雙獅對臥

只因逞一時之好奇，只為遠離了你—我所懷念的故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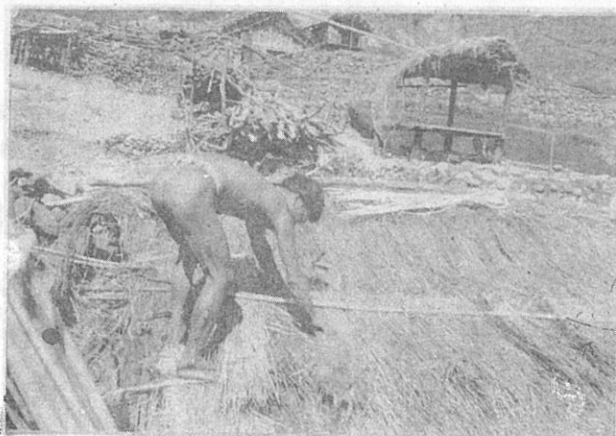
每當海風拂過臉龐，我較計著北地的雨絲，那個清涼？！躑躅的當兒，大夥兒的吆喝，催著我趕上采石磯的跋涉。沿途，我摸了摸野菠蘿的碩大異常，撿拾著岩石的奇形怪狀，比較了紫貝殼、月光貝是否有特殊的異樣？！成群的、結隊著、呼叫的、談笑著，走在沙石上。山路的蜿蜒崎嶇，真叫人驚險刺激；有幽篁小徑，有臨清奔泉，可俯視海流，可仰望青天，景色至為宜人。想到龍頭峯的迤邐迷人，念及天池的一湖清澈，嚮往之情更油然而生。忙於檢拾往後的片斷回憶、點滴懷念的我，只默然地、拘謹地，真怕有絲毫的漏遺，逃離了我眼前的記憶—總是踏上了最後的一雙腳底。

在往野銀的橫貫公路上，我望見了東清灣的回波盪漾，目睹著這一際碧綠汪洋；金色的沙灘，襯出了夏日的炎煩，引誘著弄潮兒去埋首逐浪。雙獅臥前、玉女岩畔，我正視了兵艦島的乘風破浪，漂泊的孤帆，何時？妳方能靠岸。雨季來臨前，狂風捲起了飛沙走石，打在坦克岩上，像往日一樣，它馳騁沙場。雄風、豪邁，今可否安在？佇立於開元港的燈塔，我極目四望，遠遠地，我望見了對它往後難以忘懷的神往。

日出、夕照，該是紅頭嶼最迷人的時分了。清晨、薄暮，我總不忘記去品嚐「日出、日落」的那份淒涼；撿拾貝殼、與浪追逐的日子雖富詩意，伴隨著却是落寞與孤寂。暴風雨的倏起，席捲著大地的狂飈，洶湧的波



情人洞



雅美山胞

濤無情地打在礁石上；陰霾密布，我望不見遠到的歸帆，呼嘯聲中，我聽不著起碇的笛響。心泣於所思，難以釋懷，此刻的我，想著：欣，今夜你是否還孤獨地撐著小傘？

二、寄語微風

—給欣—

自從認識妳以來 就像在妳眼前 不能忘懷
青青的高山 茫茫的大海 愛妳像山海那樣的深
當和妳分離地那一天 多傷心 是多麼寂寞
遙遠的故鄉 圓圓的月亮
請妳抬起頭來看那明月亮
走了一步 眼淚掉下來 再會吧 我難忘的人
其 一

嘿！妳好！

未到過金門的人是該去金門接受那兒戰地烽火的洗禮，到過金門的人，下一趟，我建議來蘭嶼呼吸這兒寧謐祥和的氣息。

蘭嶼確是美麗的島嶼，純樸的雅美族，溫和而疏惰，一切保留著古老的氣息；幾天來奔波於野銀、東清、椰油、朗島等部落，所忙的不外是收集一些以為稀奇之物。此地並沒有沉重砲彈般的真實追憶，所能留下的也只是相機下的雪泥鴻爪；情人洞、兵艦島、雙獅對臥，不也都是可為追憶的景像，玉女岩、開元港、海天洞山

更是難以忘懷的情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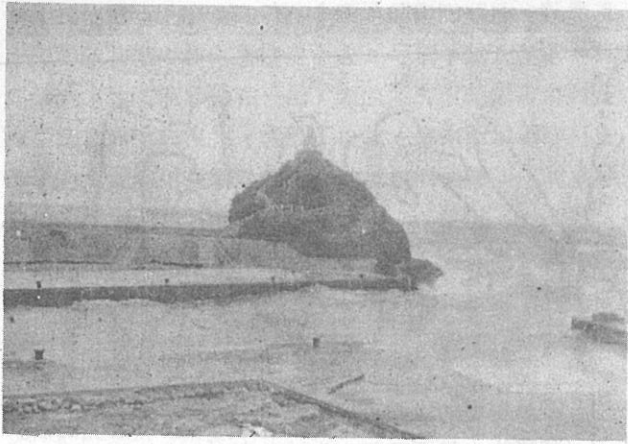
這兒沒有高粱的酒香，當然見不著甘醇，更記不起要帶什麼貢糖了。佇身所見盡是綿延的青山、碧綠的海水，見不到木本的生長，只是滿山草本的延繁；黑漆的岩石，承受著無數浪花的衝激，龍形的舟船，屈服在狂瀾駭浪的巨威下，怯怯地萎縮在沙灘上，於是我試著去領略那走在沙裏而沙在鞋裏的那番情懷，竟也抒發了多年窮居海島的鬱悶了。

狂風捲起了飛沙，肆恣地呼嘯於前行的行列中，捲起的沙石打在臉上、身上，退了一步，還得前進二步。看樣子須延緩幾日方能重踏我來自的地方。

其 二

在蘭嶼所惦記的是故鄉的雨絲，返台後又何嘗不懷念那兒的風沙。每當風疾浪高的月夜，總撩起歸期無期的鄉思，孤寂無所訴的當兒，也只有嘶吼著業已沙啞的喉嚨，遠望茫茫大海，寄語微風，漂洋過海，聊以自慰。

晨起的檢拾貝殼，成了例行公事，滿了雙手，猶不知足地向前拾了一顆，却又掉下兩顆；海灘前的與浪追逐最富刺激，到頭來總免不了打了一身的濕，却另有一番情趣。在延緩歸台的六天中，更加深了我對蘭嶼的認識，逐家的訪問部落，以“鍋蓋”——妳好，“米古那”——再見，“土巴寇”——香煙，“加勒比”——錢與之交談；更致力於學當地的民謠及舞蹈，也鉤起我對此小島的



開元港

無限情意——我愛蘭嶼。

海邊看日出，夕照紅頭嶼（蘭嶼之前身），正是目光所能及之最佳境遇，我還要告訴你，雅美船是非常特別地。離去前，又一次地獨立於伸展台上，任海風的吹拂，遠眺翻騰浪滔捲了一線的白，斷續的雨絲，灑在如綿羊般的山嶺，淬成一片的綠，遠方的故鄉，不知是否也換了一身的清新。

啓碇時，不免一番艱過，是受不了八級風浪的顛簸，抑是歸去前的情急，更或許是捨不得離去那美麗的島嶼，至今尚存疑。

三、雅美、雅美一再會吧！

再會吧！我所愛的蘭嶼 就要分離
無限的淒迷 深鎖著我的思及；
任那海風吹拂著髮絲 鉤起了情意
隨微風 漂洋過海 寄語給你
情人洞呀！ 兵艦島 是我以後的追憶
玉女石 雙獅臥 更踏遍了我的足跡
我還要告訴你 雅美船是特別地。

我蹣跚漫步於漁人村落，看見了“谷谷利”正在雕刻雅美小船，彼此一番“鍋蓋”後（雅美人見面時的招呼），我便趨前與他交談。「你明天—早晨—要有船來—你回去了嗎？」我點了點頭，表示同意了他夾雜雅美

音的國語。「我們—好朋友」我笑著說：「嘎嘎莫」（雅美語好朋友）「你—以後—來嗎？」我搖了搖頭，「那—我唱歌—你聽」，於是他哼著：“嘯樹”（島）哩雅美！雅美，“窪窪”（海）哩“嘎比”（美麗），“啣莫”（山）哩嘎比，咕咕“嘎釉”（樹），咕咕“阿夢”（魚），伊“伐埃古雅”（我的家）。“嘎嘎莫”（好朋友）嗚嗚哩“靛靛拉”（船），嗚嗚哩“古曼”（吃飯）……—其意為雅美人的島呀！雅美人，島上有美麗的青山和湛藍大海，長滿了許多的樹木、浮游著許多飛魚，這就是我們的家。好朋友們大家一起出海打漁，也一起回家吃飯……。我起身時，他依然高興地唱著，我不願打斷他的興緻，只默默地走開了。

船來了，水漲著，八級的風浪，灑了一身浪花，一箱一袋的滿（收集了羊角、陶器、魚皮標本、蘭花、椰子殼及許多貝殼、念珠等）；我掬了些許惆悵，懷著一份莫名的感傷，說不出是依依？是惜別？只覺滿滿了無限的愛……。晨曦的微芒，又一次地載著我重行漂盪；獨立於甲板上，遠望小島的離去，我心底無助地吶喊：米古那（雅美語再見），鍋蓋！米古那，雅美！